

贝克特全集 10

莫

洛

伊

萨缪尔·贝克特……著

阮蓓……译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# 莫洛伊

阮蓓……译

萨缪尔·贝克特……著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贝克特全集. 10, 莫洛伊 / (爱尔兰) 贝克特 (Beckett, S.) 著; 阮蓓译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6. 8  
ISBN 978-7-5404-7521-5

I. ①贝… II. ①阮… ②阮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爱尔兰-现代②长篇小说-爱尔兰-现代 IV. ①I562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66404 号

贝克特全集 10

莫洛伊

MOLUOYI

著 者: 萨缪尔·贝克特

译 者: 阮 蓓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吴 健

装帧设计: 韩 捷

内文排版: 陈向阳 何 园 白笃群

印务总监: 邓华强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印 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9

字 数: 132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521-5

定 价: 39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0731-85983029)

我在我母亲的房间里。现在是我生活在这里。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。可能用了一辆救护车，肯定是一辆什么运载工具。有人帮了我。独自一人我是做不到的。这个每星期都来的男人，可能是多亏了他我才在这儿的。他说不是。他给我一点儿钱，并把纸页拿走。那么多纸页，那么多钱。是的，我现在工作，有点儿像从前一样，只是我不再会工作了。这并不重要，好像是这样。现在我想谈论的是留存于我的事情，道别，最终死亡。他们不想这样。对，他们是好几个人，似乎是。但来的总是同一个人。您晚些再做那些，他说。好吧。我不再有很多意愿。您看。他来寻找新的纸页的时候把上个星期的纸页也带了回来。那上面划着我看不懂的记号。其实我并不重读它们。我什么也不做他就什么也不

给我，他斥责我。但我工作不是为了钱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的事不多，坦率地说。比方说我母亲的死，在我到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吗？还是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死的？我指的是可以下葬的死亡。我不知道。可能人们还没有埋葬她。不管怎样是我拥有了她的房间。睡在她的床上，便在她的壶里。我占据了她的位置。我准是越来越像她了。只差有个儿子了。可能在哪儿我真有一个。但我不信。他现在准是老了，几乎跟我一样老。那是一个小女仆。那不是真正的爱。真正的爱在另一个女人身上。您将会看到。现在我又忘了她的名字了。有时候我觉得我甚至认识我的儿子，我照顾他。然后我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。我能照顾人是不可能的。我还忘了拼写法，和一半的词汇。这并不重要，似乎是。我倒是想这样。那是个怪家伙，那个来看我的人。他每个星期天都来，好像是。其他的日子他没空。他总是渴。正是他说我开始得很糟，应该以另一种样子开始。我倒是想。我的开始开始得，您想象好了，像一个老笨蛋一样。这就是我自己的开始。他们不管怎样要留着它，如果我理解对了的话。我自己困扰自己。就是这样。它给我很多磨难。那就是开始，您明白。然而它几乎已近于

结束了，就在当前。我现在所做的就更好吗？我不知道。问题不在这儿。这就是我自己的开始。它应该意味着什么东西，既然他们要留着它。这就是。

这一次，然后我想会再有一次，然后我想这就结束了，跟随着那个世界一起。这就是最末之前的意义。一切都模糊起来。再发展下去人就将失明了。这是脑子里的事。它不再有用，它说，我不再有用。人也变哑了，嘈杂声越来越弱。门槛刚刚越过就是如此。是脑子受不了了。以至于人们对自己说，这回我准能成，然后可能再有一回，然后这就完结了。人们是费尽心力传示这一思想的，因为这是一个思想，从某种意义上说。那么人们想小心翼翼，小心翼翼地考虑所有这些晦暗的事物，艰难地，对自己说，错误在于自己。错误？这就是人们用的词。但是什么错误？这不是道别，那么是怎样的魔法存在于这些晦暗的事物中呢，当它们下一次经过时，就应该对它们说别了。因为应该说别了，在需要的时候不说别了是愚蠢的。如果人们是从往昔的光亮中去思考影像，那就没什么遗憾了。但是人们几乎不去想，将用什么想呢？我不知道。经过的还有别人，他们是容易清楚地区分出来的。这就是让人泄气之处。我就是这

样看到 A 和 B 缓慢地朝对方走去，并没意识到自己在做着什么。那是在一条赤裸得惊人的路上，我是说没有任何种类的藩篱边墙石沿，是在乡村，因为在广阔的田野上母牛在咀嚼，卧着，站着，在晚间的沉寂中。我可能有点编造了，我可能在美化，但总体是这样的。它们咀嚼，然后吞咽，然后在短暂的停顿后毫不费力地去吃下一口。脖子下的筋在晃，两颌开始嚼磨。这也许只是些记忆。那条路坚硬发白，把柔软的牧场切开，沿着冈峦的起伏升降。城市离得不远。那是两个男人，不可能弄错，一个矮一个高。他们从城里出来，先是一个，再是一个，那第一个，疲倦了或是想起了一桩必须去做的事情，于是朝回走去。空气很凉爽，因为他们穿着大衣。他们很相像，但并不比其他人更相像。先是一大片空间隔开他们。他们是不会彼此看见对方的，即便抬起头来用眼睛搜寻，由于这一大片广阔的空间，也由于地势的起伏，它使路面形成波浪状，一点儿不深，但是足够了，足够了。但那一刻来临了，他们一起快步走下同一处凹谷，而就是在这一凹谷里，他们最终相遇了。说他们认识，不，什么也不能证明这点。但可能是由于他们的脚步声，或者是被某种幽暗的本能警醒，他们抬起头互相

打量，在充裕的十五步之内，在面对面停下来之前。是的，他们没有交臂而过，而是小站片刻，离得很近，就像在乡村，晚间，一条荒凉的路上，两个不理会对方的散步者经常做的那样，没有任何奇特之处。可是他们也可能认识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现在相识，而且我想将来准会认识对方，并会互相致意，即使在城市里的最深处。他们转向大海，海在东边的远处，在田野之外，朝着发白的天空上升，他们交谈了几句。然后各自重新上路，A 朝着城市，B 穿过他好像不太认识，或根本就不认识的区域，因为他迈着并不坚定的脚步，不时停下来观望四周，就像他要在头脑中确定方位标志一样，因为也许有一天，他得再回来，谁知道呢。那些他带着恐惧进入的隐伏着危险的山丘，毫无疑问他只是从远处看到过，可能是从他房间的窗口，或是在悲伤的一天从一处古迹的顶上，因为无事可做而想从高度上寻求慰藉，他花了三个或者六个便士攀爬螺旋状的楼梯一直来到平台上。从那儿他什么都看得见，平原，大海，还有那些被某些人称之为山的相同的丘峦，在晚间的光芒中，有些地方是靛蓝色的，一处连着一处，密密匝匝，一望无际，它们被看不见却能被人猜到的山谷所穿越，因为色调的渐



弱和一些难以言说或难以想象的迹象。但是人们不能猜见所有的丘峦，即使是从这一高度，常常在人们只能看到一个山坡，一个脊顶的地方事实上有两个，两个山坡，两个脊顶，被山谷隔开。但是这些丘峦，他现在认识了，就是说他认识得清楚些了，万一他再一次从远处观望，我想将是用另外的眼睛，而且不仅如此还有那内部，所有那永远看不到的内在的空间，头脑心脏和其他，在那里感情与思想控制着它们的喧嚣的洞穴，以另一种方式很好地排置着。他看上去很老，让人心生怜悯的是看到他只身独行在给予的这么多年，这么多日与夜之后且不说那个在降生时甚至在降生前就升起的喧声，那个无法履足的怎么办？怎么办？，时而低如耳语，时而清晰得像旅店主人说出的喝什么饮料？然后经常膨胀成吼叫。为了终究一人独行，或几乎一人独行，在陌生的路上，在夜幕降临时，手持棍杖。那是条长棍，他用来向前行，又用来防身，在必要时，对付野狗和偷食庄稼的动物。对，夜幕降临了，而这个男人是纯真的，非常纯真，他什么都不怕，不，他怕，但他不需要害怕，人们没有什么可以反对他的，或是有得太少了。可是这个，他显然并不知道。我自己，只要思索思索，我也不知道。他感

到自己被威胁，他的身体，他的理性，可能是这样，尽管他很纯真。纯真在这里做什么用呢？它与那不胜枚举的狡猾的因子有什么关联呢？这不清楚。他带着一顶尖尖的帽子，我觉得好像是这样。我对它感到吃惊，我记得，因为我恐怕就不会对，比方说，一顶鸭舌帽，或一顶圆顶礼帽感到吃惊。我看着他远去，他被他的不安侵袭，其实这不安不一定是他的，而他的不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那是，谁知道，我的不安侵袭了他。他没有看见我。我栖身于比最高的路平面还要高的水平上，并且贴在一块与我同样颜色的岩石上，我是说灰色。他瞥见岩石了，这是极可能的。他向四周张望，我已经指出了，就像要在记忆中刻下沿路的特征一样，他一定看见了那岩石，正是在它的阴影中我蹲着隐藏着，以贝拉夸，或索尔代洛的姿势，我不记得了。但是一个男人，尤其是我，不成为组成路的特征的一部分，因为。我是说如果异常偶然地有一天他得重新经过这里，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，败下阵来，或是为寻找一件被遗忘的东西，或为烧毁某样东西，他将用眼睛搜寻的是那座岩石，而不是出于偶然在其阴影之下的这个移动的转瞬即逝的物体，这个还活着的血肉。不，他肯定没有看到我，以我列举

的原因，也因为他看上去心不在焉，这个晚间，他注视的不是活体，而是固定不动，或移动得那么缓慢以至于会引起一个孩子的嘲笑的东西，且不说是引起一个老人的嘲笑。无论是何种情况，我是说他看到了我或没看到我，我重复一遍我看着他远去，（我）被诱惑着想站起来跟上他，也许有一天会追上他，为了进一步认识他，为了我自己不那么孤独。尽管灵魂的冲动把我拉向他，但在这松紧线的另一头，我看不清他了，由于天色昏暗，还有地形，他时不时地在大地褶皱里消失，又在更远处重新浮现，但是我更相信是由于另一些东西它们召唤我，我的灵魂也同样把我依次拉向它们，胡乱地，疯狂地。我自然说的是露水下泛白的田野，动物为了夜居不再在那里游荡，还有我不置一言的大海，越来越尖锐的峰脊的顶线，我不用看就感觉到第一批星星的颤抖的天空，我放在膝盖上的手，特别是另一个散步者，A 或 B，我不记得了，他乖巧地回家了。是的，也朝向我的手，我的膝盖感觉到它的颤抖，眼睛只能看到手腕，青筋暴露的手背和第一节指骨的白色。但我现在想说的不是它，我是说这只手，每件事有轮到它的时候，而是朝着他刚刚走出来的城市前行的 A 或 B。但实际上，他的步态是

特有的都市人的吗？他光着脑袋，穿着草绳底帆布鞋，抽着雪茄。他以一种懒洋洋的游逛的样子行走，不管理由对否，我觉得很生动。但这一切既不证明什么，也不否定什么。他也许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甚至是从岛的另一端，他也许是第一次向这座城市走去，或是在远离了很久以后回到那儿去。一只小狗跟着他，一只博美犬我认为，但我认为不是。在那一刻我都不能肯定而即使现在也不，尽管我稍微思索了一下。小狗不好好跟着他，以博美犬的方式，停下来，一圈圈地打转，又不理睬了，我是说放弃了，然后又在稍远的地方重新开始。便秘对博美犬来说是身体健康的标志。在某一时刻，事先定好的时刻您可以这么说，我愿意如此，这位先生返身回来，把小狗抱在怀里，从嘴里拿掉雪茄，把脸埋在小狗橘黄色的浓密的毛里。这是一位先生，看得出来。是的，那是一条橘黄色的博美犬，我越想越肯定。但是。然而这位先生真的是从远方来，光着头，穿着绳底的帆布鞋，嘴里含着一支雪茄，身边跟着一只博美犬吗？难道他的样子不是更像从城墙里出来，在一顿饱餐之后，为了散散步也为了遛遛狗，一边梦想一边放屁，像那么多的城里人天气好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吗？而那只雪茄难道事实

上不是根短管烟斗，那双草绳底的帆布鞋不是被尘土弄白了的带钉的皮鞋，而那条狗不是人们为了不使它成为流浪狗而捡起来抱在怀里？出于同情或是因为人们孤独地流浪了太久，没有任何同伴，只有那些无穷无尽的路，那些沙子，卵石，沼泽，欧石楠，那个建立起另一种正义的自然界，那一个每隔一大段距离就会有人想上前与之交谈，拥抱它，为它挤奶，给它哺乳的同囚，而当人们与之相遇时，却眼神阴郁，害怕它不让人亲近。直到那一天，再也受不了了，在那个对您来说没有臂膀的世界里，您抓住那些疥疮累累的狗搂在您的臂膀里，抱着它们要多久就多久，为了使它们爱您，为了使您爱它们，然后又扔掉它们。他也许正是这种情况，无论外表如何。他消失了，冒烟的东西拿在手里，头垂在胸口前。我解释一下。物体的消失是在我移开目光之前发生的。紧盯着它们直到最后一刻，不，我做不到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消失了。眼睛看着别处，我想着他，我告诉自己，他缩小，缩小。我了解自己。我知道我可以追上他，我这样肢体残缺的。我只要想要就行。但是不，因为我想要。站起来，到路上去，一瘸一拐地冲过去追他，呼着叫他，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了。他听到我的喊声，转过

身，等着我。我整个人朝着他，朝着狗，气喘吁吁，在我的双拐之间。他有点儿害怕，有点儿怜悯我。我还说得过去地令他恶心。我不好看，不好闻。我要做什么？啊这音调我熟悉，由恐惧、怜悯、厌恶组成。我要看这狗，这男人，从近处，要知道他抽的是什么烟，查看他的鞋子，记下别的迹象。他挺好，对我谈这谈那，告诉我一些事情，他从哪儿来，到哪儿去。我相信他，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让我——我唯一的机会，我相信所有他对我说的，在我漫长的一生中，我太节制自己了，现在我吞食这一切，贪婪地。我需要的是故事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点。可再说我也并不确定。就这样，我盯在一些事情上，我知道有关他的一些事，一些我不了解的事，它们曾萦绕着我，一些我甚至没有因之痛苦的事。哪种语言。我甚至得以知道了他的行业是什么。我对行业是那么感兴趣。可以说我极尽可能地不谈自己。过一会儿我会谈谈母牛，谈谈天空，您瞧着好了。可是就这样，他离我而去，他很急。他本来没有急急忙忙的样子，他优哉游哉的，我已经注意到了，但跟我谈了三分钟话后他就着急了，他得赶紧走。我相信他。所以我又重新，我不说是孤独，不，我不是那种人，但是，怎

么说呢，我不知道，归还于我自己，不，我从未离开过我自己，自由，对了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但这就是我要用的词，自由地做，自由地不做，自由地了解，但了解什么，可能是意识的法律，我的意识，比如当人没入水中水就渐渐上涨，那么人会做得更好，至少一样好，只要抹去文字而不是一直写到纸页的边缘，把文字堵住直到一切都洁白而光滑以至于愚蠢显露出它的真容，一个毫无意义没有出路的荒谬。那么我没有使自己离开观察的岗位，这毫无疑问是对的，至少一样好。但我没在观察而是意志薄弱地在精神中转向另一个人，那个拿棍杖的男人。随之而来的又是一阵喃喃细语。带回沉寂，那是物体的职责。我对自己说，谁知道他不仅仅是出来呼吸新鲜空气，放松一下，舒展筋骨，使脑子里的血液流向双足，以此来确保一夜好觉，快乐的晨醒，迷人的下一天。他只背着个褡裢吗？但这种步态，这不安的目光，这根大棒，人们能把它们跟所谓的遛圈联系在一起吗？可是那顶帽子，是城里人的帽子，虽然过时了可还是城里人的，一点儿小风就能把它吹好远。除非把它系在下巴底下，用一根绳子或一条松紧带。我摘下自己的帽子看。一根长带子把它，一直以来，跟我大衣的扣眼

系在一起，总是同一个扣眼，不管季节如何。那么我眼睛一直看得见。知道这点挺好。我的手抓着帽子并一直握着它，我尽量使这只手远离自己并来回划着弧线。这样做时我看着大衣的卷边，看到它开开合合。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从来不在扣眼上插花，它大得足可以接纳一整束鲜花。扣眼是专为帽子准备的。帽子才是我用花装扮的对象。但我现在要谈的既不是我的大衣也不是我的帽子，否则为时过早。毫无疑问我将在晚些时候谈到它们，当涉及为我的财产编录清单的时候。除非从现在到那时之间我把它们弄丢了。但即使丢了它们也将占有一席之地，在我的财产清单中。但我只管放心，我不会弄丢它们的。还有我的双拐，我也不会把它们弄丢。但也许有一天我会扔了它们。我应该是在山顶上或一个少见的陡峰的坡上，不然我怎么能把我的目光投入到那么多或近或远，或固定或活动的物体上呢。但是一处陡峰在这微微起伏的景色中做什么？我呢，我在这里做什么？这就是我们要试着弄清楚的。其实我们也不用把这些事看得太认真了。好像是，在自然界中什么都有，而各种游戏花样也充满其中。也可能我把一些不同的场合，还有时间混淆在一起了，从背景上，背景深处就是我的居



所，哦，不是最最深处，是在泡沫与烂泥之间的什么地方。也许是有一天 A 在某一处，另一个 B 在另一处，然后是一个第三者，岩石和我，如此类推其他的组合物，母牛，天空，大海，山峰。我不能相信。但是我不会撒谎，我轻而易举就构想成这样。没有关系，让我们继续排下去，就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涌现于同一烦恼，让它们充满，充满，直到把黑暗填满。能够肯定的是持棍杖的男人那一夜没有从那里经过，不然我就会听到。我不说我会看到，我说我会听到。我睡得很少，而且这很少的觉我也是在白天睡的。哦，不是一贯如此，在我度过的一生中，我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睡眠，但在我回顾的这一时期里，我是在白天睡一小会儿的，经常是，在上午。不要来跟我谈月亮，在我的夜里没有月亮，如果我有时谈到星星，那是因为不留心。然而在那一夜所有的声音中没有一个是那不坚定的沉重的脚步声，和时而敲击地面使之震颤的大头棒声。得到了证实，这是多么让人愉快的事啊，在一段多少长了些的摇摆不定的时间之后，在这些最初的印象中。毫无疑问这使死案得以缓解。我不是说以下定论的方式了结，而是说我对于——等一下——B 的最初印象得以证实。因为在黎明之前那一会儿，